

~果實~

「我靠！」眾人異口同聲地說，就在看見滿地遍布那一顆顆等待著被清理掉的樹上漿果，同時想像到那包掃區垃圾的重量時。原本的狀況應該是：時序進入夏日，校園中的樹，枝葉生長茂盛，而且又剛好在陽光最豐富的時節，各樹們應早在冬日時換下老舊殘敗的葉子，而在這夏季的開端，映入眼簾的該是、確實也是，一片的綠色光景，那麼地上該沒有多少敗葉可供我們清理吧！？看來我們四班，快意地完成每一天的例行公事，迎接玫瑰色的早晨，已成必然囉。就在這樣的印象之下，我們走入了掃區，然後看到不願面對的光景。

就算心中千百萬個不願意，我還是拿起掃把，往那戰場前進，試想人生不也是如此嗎？？我們總是在不干願，或被迫的情況下面對最艱困的挑戰… 離題離題，在我即將到達掃區之時，我看到阿斌仍默默地用他慣常用的夾子，和水溝中的落網之葉纏鬥。啊啊，以往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，現在看起來，卻又是那麼可愛，我心中對阿斌的遠見不禁流露，幾乎快掉淚了，這會是羨慕或感動的淚水，令人分也分不清。

只好一如往常，邊打掃邊與做夢一哥聊聊天，聊聊他的「春夢」，聊聊最近大小雜事天花地墜，獨不見對地上多汁又重的果堆歹掃指數的抱怨。因為我們都再逃避一句話：「今天輪到誰拿垃圾袋？」哇喔，在這最關鍵的時刻，身為目前自治班長的帥哥驚爆發言。經過一分鐘左右的：大家或是靜默，或是假裝掃地，或是故意越閃越遠之後，麻雀哥想到「昨天小胖子好像倒過垃圾。」晴天一個大霹靂啊，下一號不就是我嗎！？虧我平常還以為麻雀哥是多麼善解人意的好傢伙，今日卻來苦相逼，腦海裡浮現出陣陣抱怨，畢竟，有那一大灘果實，我看今天不會太好過囉。「醜丘，那這包就你先來準備拿囉。」好一句令人心膽寒的話。果然各眾開始傾倒垃圾後，不用幾次畚斗來相會，我雙手便已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。

忽然想起一些往事：以前國中年少不經事，有任何事情，例如當幹部、做公務，我總愛不經意地推拖拉，就是很不喜歡搶功勞，畢竟多累一分，不見得多賺一分。這樣的習性，也逐漸變為逃避的心理，讓我開始對可能的失敗逃避或恐懼，而不是去面對挑戰。其實也不是每一件事，例如考試這種能以量化數值立分高下的東西，我就很有興趣，但其他比如體育、活動之類，我就逃避或者擺爛。我認為這樣的生活愜意，我也就這樣過，過到升高中考試之前。

那時候，在我的班上，有一個我欣賞很久的女孩子，在一個煦光乍逝的假期過後，新的學期之初，她剪短了頭髮。我不知哪來的心血來潮，去搭了搭話。「嘿，頭髮剪短了，也蠻不錯的。」從簡單的寒暄開始，在這將近大考的一個年頭，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好，甚至可以相摟依偎的程度。那時候的死黨們都一直偷偷跟我明示暗示，甚至還有些八卦人來問我是不是該追一下做女朋友了，我笑而

不答，我也一直沒有所行動，我到最後也確實沒有表示過任何事。因為我怕她會拒絕，這樣多難堪？直到最後，第二次的大考之前，或許是感覺到即將別離，我們漸行漸遠。啊，我好像說的很簡短，但對我來說，過了那些歲月之後，這些就是記憶的殘片、或者是其剩下的全貌了。

「這不是失敗是什麼？」高中時的好友烤杯說。「是失敗沒錯。反正蠻久之前的事了。」我平靜道。平靜的令人咋舌。我又說：「所以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讓想逃避的繼續逃避吧。」後來，高中的我，仍然，除了唸書跟考試，噢，對了，還有項名叫信長之野望的青少年全民運動，除了這些之外，我沒有別的。但我還是沒看到前面有什麼光輝。

「舉手！！」大聲的呼喊；「有！！」還有回答。在大學聯考等等拼了一命之後，為了家裡人著想，我來到現在的學校。老實說，我怕以後畢業等於失業才是真的。用心找到生存在這裡的方法後，我留了下來。最初和我有所接觸的當然是系上的同學，大家都不是簡單的人物。大家就算心不在學校，也都有遠大地志向，還有想達成的目標，與想完成某些事的堅持。阿斌說：「要做就認真做，不然就早點放棄。」我也想知道，除了讀書拼考試拼成績，我還想做點什麼，做點什麼讓我有心去完成。經過一個學期的沉澱，今年我一口氣參與了許多以前我不可能會去做的大小活動，就是要找一個突破口，就像元帝成吉思汗穿越阿爾卑斯山的 U 型谷進攻歐陸成為黃禍，那樣的突破。

又想到了那位令人思慕的女孩。國中分開後，高中的某次假期，我渾渾噩噩地去學校，補修我殘破如冬天敗葉的數學，卻在回家的公車上再度邂逅了她。「要不要坐我旁邊？」她問。「不了。」我答。像這種時候，我的失敗又再度顯現。為何不乾脆大方點呢？為何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呢？然後她問我近況，我講了許多、許多，她默默的聽。我卻不知道請她分享她在我們不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。「一起去買書吧。」下車後她說。「好啊。」少數成功的我。在書店裡悠然一陣，出了店門，又是別離。「下次見囉。」道別，而閒的發慌的我卻沒有送她回家。只因路途遙遠。

不做這些事，又有什麼更值得追求的事情呢？扛起沉重果粒垃圾袋，看著現在我的夥伴們，我微微笑了。過去不願意做的，現在放開心去做，是不是，下次再見面時，我可以大方的牽住她的手呢？嘗試各種新奇的事如公職、社團幹部、壘球比賽、設計肩章、籌備下個學期系學會的活動等，我在尋找隧道另一頭的光輝。尋找再次見面時，我可以大聲跟她說，我的志向、我的目標。就像那些果實，它們必也不想掉落地面，失去大樹的庇蔭，但唯有如此，才有萌發新生的機會；也唯有如此，生命才顯的光輝閃耀。我也在找讓稱為我的果實發芽的一塊園地。下次再見面，必然、必然會…